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之三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吴郡陸翀之校閲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壬寅　春正月蒙古張良弼敗李思齊于武功

察罕銜張良弼與李思齊遣兵圍良弼於鹿臺元主復詔和解之恐其終不和也乃命思齊擊四川良弼擊與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自效未幾思齊復遣兵攻良弼至於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辛酉我　高皇帝至龍興

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既降我　高皇帝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　高皇帝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壬戌入城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于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善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於是士民皆感悅乃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

鄧克明既逃歸新淦復收集舊部曲仍肆刼掠　高皇帝至龍興遠近皆降克明懼不自安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爲商賈乘小舟至龍興城下潛使人覘伺可否爲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　高皇帝責其反覆不誠因送建康

辛未寧州土豪陳龍以分寧奉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寧六縣來降○癸酉陳友諒守吉安上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曾粹中來降以本立爲江西行省參政萬中爲都元帥粹中爲行軍指揮命還守吉安○故徐壽輝袁州守將歐普祥來降命以本部軍馬仍守袁州○乙亥陳友諒平章彭時中以龍泉來降○二月彗星見

初見於危宿。光茲長丈餘。色青白。丁酉犯離宮西星。至二月終。光芒長二丈餘。三月戊申以後不見星形。惟有白氣。壬子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凡三十四日始滅。

癸未。金華賊蔣英等殺我守臣胡大海。降于張士誠。嚴州守臣朱文忠尋撫定之

初大海下嚴州。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參政待我輩甚厚。然兵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

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于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撾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寧安慶院判張斌脅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椽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椽史郭彦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西走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復來降

世明知王愷爲得真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訃　高皇帝即命左司郎中楊元杲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既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

丁亥處州賊李祐之等殺我守臣耿再成平章邵榮等率兵討平之

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得蔣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

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以
頸死分省部事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卒環守之脅炎
降炎不屈賀仁得以炙鴈斗酒餉炎炎不受曰今日乃
爲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爲主反覆賊奴猶且不食守卒
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上賜我者吾當服
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爲賀仁得所迫亦不屈而死
高皇帝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
亦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燒其
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得走縉雲耕
者縛之檻送伏誅處州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
辛卯我　高皇帝還建康

我　高皇帝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西南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以鄧愈爲江西參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爲行省都事。以佐之。胡廷瑞等還建康。

夏四月朔。長星見。其形如春長數十丈在虛危之間四十餘日始滅。○乙亥熒惑不見。熒惑離太陽三十九度不見當出不出。○叛賊祝宗等陷我洪都。右丞徐達等復取之

癸亥。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初洪都之降。非二人本心。既降。數有叛意。時出語咎胡廷瑞。廷瑞反覆開諭之。故未即發。及　高皇帝還建康。廷瑞恐二人爲變不利於已。乃微言於　高皇帝。即發使諭洪都。令二人將所

部兵往湖廣從徐達聽征。二人舟次女兒浦遂以其衆
叛擄遇兩人布舡。因掠其布爲旗號反兵劫洪都是日
暮至城下發喊舉火攻破新城門賊殺官軍時鄧愈居
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
走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
後得養子所乘馬始得脫從撫州門出走還建康於是
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皆死于難愈至建康具言康祝
之叛。 高皇帝命徐達等還討之達等師抵城下祝宗
康泰分兵拒守達攻破之復取洪都祝宗走新淦依鄧
志明後爲志明所殺函其首來。康泰走廣信爲追兵
所獲送建康泰胡廷瑞之甥 高皇帝以廷瑞故特宥

之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親元帥趙德勝等同叅政鄧愈鎮洪都

明玉珍破雲南遂自稱隴蜀王

初玉珍聞陳友諒殺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遂自稱隴蜀王分兵克龍州犯興元鞏昌諸縣陝西叅政車里帖木兒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六月彗出紫微垣○西域回人那兀納總諸番互市至泉州作亂遂據州城蒙古平章燕只不花遣陳駭討平之○田豐殺察罕帖木兒蒙古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時山東俱平惟益都獨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

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人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給諸行營。衆以爲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又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甥。幼養之以爲子○晏璧曰。當元氏之季。位顯官享厚祿者何限。而

掘忠効義乃出於草澤之人如察罕者誠偉然特立丈夫也李思誠雖共起義兵而末變臣節有愧察罕多矣

秋七月丙辰平章邵榮叅政趙繼祖謀反伏誅

榮粗勇善戰與　高皇帝同起兵濠梁帝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俟間作亂至是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猝發吹旗觸帝衣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爲宋國興所告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帝不欲即誅繫于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爲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兇悖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於

主公必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我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吉安

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永新天瑞復攻破永新執本立至贛州斬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鼎臣慓悍有膽略所至害毒人呼為饒大膽初天瑞寇吉安本立遣元帥曾萬中梓中間道走建康求救時大都督朱文正鎮洪都 高皇帝遂命文正往救之師未發而吉安陷文正遣裨將率兵取吉安饒鼎臣出走遂以參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梓

中共守之以朱叔華知府事兵還洪都

冬十一月蒙古擴廓帖木兒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

擴廓既領兵復讐誓必討賊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悉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蒙古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論時政不報

疏凡二十條一曰悔已過二曰罷造作三曰講論聖學四曰詢訪老成五曰去姑息六曰開言路七曰明賞罰八曰公選舉九曰察僥倖十曰嚴宿衛十一曰省佛事十二曰絕濫賞十三曰罷各官屯田十四曰減常歲計

罷。十五曰招集衛兵。十六曰廣開屯田。十七曰選勇守令。十八曰禮待藩鎮十九曰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曰依唐廣寧故事分道進取。先是脫火赤言乞罷三宮造作。元主爲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而造作如故。士瞻首及之。疏入不報

十二月蒙古立塔思帖木兒爲高麗王遣兵送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大敗而還

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爲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入后之讒。遂廢伯顏帖木兒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思帖木兒爲王。以奇族子三寶奴爲元子。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

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爲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七十騎走歸京師

蒙古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

先是擴廓父察罕帖木兒駐兵汴梁 高皇帝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帝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帝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廓帖木兒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群雄聞而未識是以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

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泛海
而來深有拊結之意加之厚既何慰如之薄以奉答
于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
是所願也
癸卯　春正月朔明玉珍稱帝於蜀國號大夏改元天統○歲星退
犯軒轅大星○二月蒙古擴廓帖木兒引兵還河南
擴廓留鎖住以兵守益都自還河南元朝方倚之爲安
而孛羅帖木兒自察罕既歿數以兵爭晉冀雖屢詔諭
觧而釁隙日深○胡粹中曰擴廓既克田豐等正當乘
銳收復中原諭告群雄共輔王室乃引兵還河南爲自
安之計朝廷何所倚乎

壬申申將士屯田之令

我　高皇帝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牣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三月彗星見東方○張士誠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我

[illegible]遁走之
先是劉福通等兵勢日蹙以安豐來附至是張士誠遣將呂珍攻安豐入其城殺福通等三月辛丑　高皇帝率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擊安豐呂珍聞大軍至乃水陸連營戰艦蔽河沙際皆樹木柵綠以竹籬外浚重塹極力以拒我師先攻拔其中壘入據之呂珍急攻我師殊死戰　高皇帝命遇春以兵橫擊其陣三戰三勝珍兵大敗時廬州左君弼以兵助珍遇春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遁走帝還命徐達等移師廬州圍之
夏四月熒惑犯歲星○蒙古擴廓帖木兒遣兵攻張良弼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擴廓總兵思

齊心不平而良弼孔興脫列伯皆恃功懷異遂成釁隙擴廓乃遣關保虎林赤西攻良弼於鹿臺而思齊與良弼合兵[illegible]非攻罷○胡粹中曰擴廓初統父兵不思効忠以靖國難既修怨孛羅又開釁良弼兵連不解卒之無功以至國亡由是而言擴廓亦群雄之一未可以言純臣也

五月朔陳友諒知院饒鼎臣等復陷我吉安執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遂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皆不屈友諒以三人徇于洪都下○陳友諒兵陷無為州知州董曾死之○秋七月陳友諒寇洪都我　高皇帝率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伏誅子理走據武昌

年四月壬戌陳友諒忿其疆埸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艣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艣箱皆裹以鐵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洪都城始瞰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爲所破

高皇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友諒巨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守宮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將精銳二千往來以禦之丙寅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

戴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豎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陳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忠，敵兵乃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陳友諒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都督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鍛鐵戟鐵鉤，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計窮，又以兵攻宮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忠禦之，衆半宮步門

樓指揮士卒中流矢死洪都被圍既久内外阻絶消息
不通文正乃遣千戸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東湖
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
月始得達見 高皇帝具言其故帝問友諒兵勢何如
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闘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
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
也帝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
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
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偽許之至城下大呼
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先是徐達常
遇春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攻之凡三月不下帝乃召

徐達常遇春於廬州。令還師援洪都。秋七月癸酉。帝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自廬州還。帝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擁兵不已。復圍洪都。彼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魄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諸將其各整舟楫率士馬以從。是日會師禡纛于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于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觜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丙戌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　高皇帝率舟軍。由松門入鄱陽湖。諭諸將曰。兩軍相鬭。勇者勝。陳友諒以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鬭。諸公當

亢罷相過
聞英英湖
水待流血
紫鶯滿野
玄黃天地
開波詩盡
作戰爭府

奮力夜進殲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帝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搏火更戰　帝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帝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鬭

討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淺帝舟遂脫永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 帝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帝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喻以死生利害諸將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帝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佈陣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無算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為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窮迫自刎丁普郎

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兵舟艦相連至晡東北風起帝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若鬭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舟數百艘燔烟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耿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即新開陳也明日帝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麾之於是諸將亦自奮是時帝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帝知之

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時莫能辨敵益驚駭辛卯復戰舟大戰敵兵巨艦艱於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搖艣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連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增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船五里許復遣人往挑戰敵不敢

應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帝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為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為敵所乘至夜令編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其下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為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尤多尚堪一戰若能僇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預不決至是戰多夜敗乃曰右金

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懼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帝既駐師左蠡移書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跡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敝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强暴正當

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
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循是金字旗週廻
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
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
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
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口邀其歸路又令一軍
立柵于岸控湖口何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
曰昨兵船對泊瀦磯嘗遣使賫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
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
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英雄興問罪之師挾天
子令諸侯杪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

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遁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邪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荅帝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友諒住湖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粮于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舟友諒粮絕勢益困八月壬戌陳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觜爲我軍所遏遂欲突出湖口帝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縻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

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帝曰友諒死矣。帝笑曰。無妄言。復戲鐵冠曰。縛汝於水須以俟。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其死必矣。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是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參政曾某樞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樞買僉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使追之不及。定邊等至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廷改

洪都府爲南昌府。遣兵治陳理于武昌。
太白犯左執法。歲星犯右執法。〇九月太白犯亢。歲星犯房星
犯亢。〇張士誠自稱吳王。蒙古遣使徵粮不與。
先是士誠雖降蒙古授官。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
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邇亦厭完者驕
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圖之。完者及其弟伯顔皆
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元朝因以其弟士信爲江浙
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邇徒
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
達識帖睦邇恐逆其意爲所害。乃爲請于元朝。至再三
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與

依徵糧于張士誠。士誠不與。東南海運遂絕

壬申我　高皇帝至建康

壬申　帝至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帝曰。汝不聞古人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人各一心。上下猜疑。剏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於西。失衆心也。夫師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挫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毀。此所

以爲吾破也諸將皆嘆服

壬午我　高皇帝復率常遇春等討陳理於武昌

壬寅　帝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既抵其城命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於是湖北諸郡皆來降

冬十月朔山東赤氣千里○蒙古孛羅帖木兒遣兵攻冀寧擴廓帖木兒擊走之

先是擴廓侵孛羅孛羅奏其跋扈父死有不臣之罪至是復攻冀寧至石嶺關擴廓大破之擒其二將孛羅遂不

振

十一月䝉古殺太傅太平

初元主欲以伯撒里爲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汾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太子聞其已去而復留令御史普化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搠思監因誣奏之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裁年六十三〇胡粹中曰至正宰相惟太平德宏識遠爲時論所服故孛兒只紐的該伯撒里皆因勳舊叅佐推奨不賢而能若是乎當時國危政亂奸邪視忠直如仇惟恐去之不速而太平聞命宿留雖曰一飯不忘然忠不見信卒蹈危禍可悲也夫

十二月蒙古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被黜
時宦者朴不花奈雖內侍太子外結搠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立顧以二豎之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奈護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

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於是太子以其事問二人皆訴於元主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復上疏言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亟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内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書奏元主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官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老的沙遂與禿堅帖木兒逃于孛羅帖木兒營中

甲寅我　高皇帝至建康

十二月丙申朔　帝發武昌至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愼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　帝至建康戊午閱武于雞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　帝曰陣勢或員或方或縱或橫斂合布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逸己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敢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二

甲辰 春正月我 高皇帝建國號曰吳

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屢表勸進 帝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今日之議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郎中諭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徒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

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我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二月我　高皇帝復往武昌視師陳理請降湖廣江西悉平

二月乙未　帝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

至是必先引兵至去城二十里軍于洪山帝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乘其衆未集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耶必先亦呼定邊謂之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自圖速降爲善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帝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行遂率數百人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後數日帝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矣帝曰吾兵力

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往必不欲誤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帝意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降癸丑陳理銜璧肉袒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帝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官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王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城中民饑困帝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復撫慰之民大悅於是漢沔利岳郡縣相繼降乙卯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爲參政

故陳友諒兄友才來降

友才始以友諒命與左丞王忠信守潭州聞帝親征武昌遣忠信援之忠信戰敗而降帝授忠信參政俾仍守潭州友才聞其降而復來率兵拒于益陽之高山忠信異詞開諭之於是友才亦降與其子大俱送建康

三月乙丑朔我　高皇帝至建康

二月丙辰　帝發武昌命常遇春發遣陳理官屬赴建康三月乙丑　帝至建康丙寅封陳理爲歸德侯下令諭臣民曰予以眇躬荷天地百神之眷託於億兆臣民之上戡定綏寧疆宇日濶乃者陳友諒弒主僭逆罪惡貫盈自起兵端犯我邊境爰舉問罪之師以慰來蘇之

望賴天地之靈兵之所至罔不克捷江西諸郡一鼓而
下友諒稔惡不悛仍合餘燼於癸卯七月損兵洪都城
下予乃總率舟師親與決戰友諒敗死將士悉降進攻
建昌其子理歸命於是湖廣諸郡次第皆平滔滔江漢
遂底安流總總黎元克全生樂布告中外咸使聞知〇
句容儒士戎簡見上語及陳氏之事簡曰何敗陳氏于
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
多矣上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
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
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鬬殺傷多矣吾故縱
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

喘息不暇豈復致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上與諸將論用兵方略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善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校兵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定大都督府等衙門官制

大都督府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從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各行省平章政事

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叅知政事從二品餘侍衛親軍都護府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并千戶所鎮撫百戶各品秩有差上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上覽畢因論及諫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謬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帝勅中書省臣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

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援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叅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其事吾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叅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爾中書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

庚午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罷江左州郡諸翼

庚午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

指揮使司先是所得江左州郡置各翼統軍元帥府至
是悉罷諸翼而設衛焉

江西行省進鏤金床燬之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高皇帝觀之謂侍臣
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
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燬之侍臣曰未
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帝曰既富豈可驕既
貴豈可侈乎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
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猶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
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已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
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廷臣上疏勸　帝淵

默以怡養神氣　帝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知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為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頃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神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帝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羣雄遂為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蠭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饋

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　主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一今其時矣○帝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精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或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獨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帝與詹同等論及將事因言三國將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

嗤其子恪諸謔　帝曰君臣之間以敬爲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道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抬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大抵君臣言動之際不可不謹○帝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帝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帝曰咎將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帝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

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逐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孝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過也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〇帝坐便殿問侍臣石勒符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符堅窮兵黷武不量己力淝水敗後身爲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爲優　帝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勁敵故易以成功符堅當天下戰爭日久智勇相角故難爲力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勒怨祭

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堅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者也

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祀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死難者）○己巳命建忠臣祠于江西南昌府（祀陳友諒寇洪都諸臣死者）○壬戌立部伍法

初　帝招徠降附凡將校至者皆仍其舊官而名稱不同至是下令曰爲國當先正名今諸將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覈諸將所部有兵五千者爲指揮滿千者爲千戶百人者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令既下部伍嚴明名實相副衆

皆悅服以爲良法
始設給事中○蒙古削孛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命擴廓帖木兒討之
初搠思監狥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先忽都等不軌收其黨煆煉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毋舅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搠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以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禿堅帖木兒先與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諮其詆毀朝政而孛羅素與禿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孛羅既匿交通禿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孛羅官爵而奪其兵孛羅拒命遂詔

擴廓帖木兒討之

夏四月歲星逆行入端門

自去年九月東行入右掖門犯右執法出端門留三十餘日犯左執法今又逆行入端門出右掖門又犯右執法

蒙古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搠思監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出奔

孛羅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爲非出元主意遂令禿監帖木兒舉兵向闕人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與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

使達達國師即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爲對
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畀之遂復孛羅官爵加太保
仍守禦大同禿堅兵自建德門入覲元主于延春閣慟
哭請罪元主宴賚之授平章政事廼引軍還大同
五月愛猷識理達臘還遣兵攻大同孛羅帖木兒復舉兵
犯闕愛猷識理達臘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以孛羅帖木
兒爲右丞相
先是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
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孛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
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
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孛羅留兵守

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舉兵向闕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禦于清河軍潰馳還白鎖住遂引兵從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趨冀寧孛羅兵駐建德門外與老的沙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訴其非罪泣元主亦泣孛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孛羅又使翰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爲之遂以孛羅爲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孛羅既專國遂誅狎臣禿魯帖木兒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遣

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六月三星晝見〇戊戌湖廣安定等處宣撫使向思明等遣溪洞長官硬徹津等以蒙古所授宣勑印章來請改授宮命〇秋七月癸亥太白歲星合于翼甲子歲星犯左執法〇丁丑我師克廬州

先是 帝命左相國徐達等率師取廬州左君弼君弼聞達至懼不敢逝入安豐令其將張渙及從道等城守達等至督兵圍之渙君弼驍將也人以其多智計號爲棱兒張廬州被圍久衆皆飢困不能戰張渙與賈丑潜通款于達請攻東門已爲內應於是我師急攻之城中諸軍悉攻東門張渙乃斷釣橋開西門出降達兵入城

挑其部將吳副使并左君弼母妻及子送建康以指揮戴德守之己卯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來降　命令榮還守舒城改廬州路爲府令江淮行省平章俞通海搃省事以鎮之

八月朔日有食之〇張士誠逐蒙古江浙丞相達識帖睦邇以其弟士信代之

時右丞荅蘭帖木兒郎中眞保二人謟事士誠受其金幣數媒孽達識帖睦邇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信使面數達識帖睦邇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卽逼取符印遷于嘉興以之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爲之請官授王爵并

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璽印普化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盃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邇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令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化為福建平章境內皆為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然論者以其死較達識為差勝云

蒙古許有壬卒○乙未命左相國徐達率師按行荊湖等處

先是陳友諒既滅荊者郡多欵附至是　帝諭達曰

今武昌既平湖南列郡相繼欵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觀風自疑亦有山寨遺孽憑恃險阻聚衆殃民今命爾按行其地當撫輯招徠俾各安生業或有恃險為盜者卽以兵除之毋遺民患也

戊戌我師復吉安

先是帝命平章常遇春會鄧愈及金大旺討江西上流未附州郡遇春等率兵討新淦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平之執偽知州鄧志明送建康伏誅進次吉安時故陳友諒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遇春遣人謂之曰吾今往取額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懼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命坐而飲之又贈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將欲

何爲匿而不見吾往矣不能爲爾俯可善自爲計也豈即夜棄城走安福遇春遂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

九月辛巳令南昌府康郎山及處州府金華府太平府各功臣廟有司依期致祭○我師取江陵故陳友諒平章珏以城降

先是珏聞友諒敗遣人來朝　高皇帝以書諭之曰王尚書劉太監至言爾慷慨磊落據誠歸附于甚嘉之古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今足下知天命之有所屬人心之所屬以所部全彊來歸其誠可以格天其義可以感人其惠可以及百姓視彼不知天命不達事機徒欲驅赤子於鋒鏑而卒取敗亡者豈不大相遠哉且荊州白

昔戰爭之地。今不煩干戈。而民獲生全。足下之功不少矣。尚當益修乃職。慎固封守。輯寧軍民。以副予倚注之意。珏得書。猶豫。先遣妻子遁去。至是勢窮。自詣達乞降。且曰。當死者珏耳。百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安輯居民。禁民侵擾。列郡聞之。望風歸附。尋改江陵為荊州府

乙酉。我師取夷陵。故陳友諒守將楊以德率耆民出降。○歸州故陳友諒守將楊興以城來降。○冬十月辛酉。令中書省用人各適其宜

帝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為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郡屬。須採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楫而為棟梁。委大於

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帝曰莫耶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有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乘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帝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所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及其後也小人擅權奸邪競進舉用親舊結爲黨羣中外百司貪婪無恥由是法度日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觧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尚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振舉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卿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

十一月戊子命平章湯和救長興擊張士信兵敗之

十月己未張士誠丞相張士信以兵侵長興守將耿炳文破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恚怒復益兵圍長興是月辛巳命平章湯和率師救長興湯和師至張士信以兵拒戰自巳至申我師內外夾擊敗之虜其士卒八千餘人獲馬五百餘匹湯和師還

十二月庚寅我師克辰州遂克衡州

先是辰州為陳友諒左丞周文貴所據遣指揮張彬將兵討之文貴據白雲關以拒彬與戰敗之文貴棄辰州走湖南初丙申歲南寧人鄧祖勝以左江義兵爲元守衡州歲庚子以兵復永州元以其有功陞爲左

丞至是徐達遣指揮傅友德討之。祖勝棄衡城，退保永州

乙巳　春正月我師克贛州。故陳友諒守將熊天瑞出降。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高皇帝命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參謀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固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則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以爲國家用，一則爲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卒，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

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帝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遇春圍贛州久以　帝命勿殺故欲困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兵勢遇春亦從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將士揮刀擊之元震奮鐵撾以拒且鬬且卻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至是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建康　帝聞遇春克贛不殺甚喜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

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于深有賴焉先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横斂民財及其既降有司仍循徵之帝曰此豈可爲額耶命亟罷之并免甲辰秋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氏爲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嘗其才勇爲之指揮後復姓田氏

我師克寶慶路蒙古守將唐隆道遁去

左相國徐達遣千戶胡海洋取寶慶路克之元守將唐隆道遁去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達等賞賚而遣之帝以湖湘既平命達班師還京

甲戌故陳友諒韶州守將張秉彝等南雄守將孫榮祖等皆來降

平章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危止喻嶺南招諭韶州諸郡未下。於是韶州守將同僉張秉彝院判郭容參政李如章僉事張鵬飛總管錢旭。及南雄守將張榮祖等各籍其兵糧來降。遇春令指揮王璵守南雄，令秉彝仍守韶州。常遇春軍還　帝御戟門須賞勞之

甲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文正　高皇帝兄南昌王子也少孤。　帝撫之愛如己子。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狡強戾人莫敢觸　帝嘗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即曰爵賞不先衆人而急私親無以服衆且叔父既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　帝喜其言益愛之使守江西遂驕縱暴橫奪民婦女所用床

揚僭以龍鳳爲飾。又恐　帝不先封已前所對若背絶辭。　帝遣人責之。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氷奏之　帝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南昌。艤舟城下。遣人詔之。文正不度帝遽至倉卒出迎　帝泣謂曰。汝何爲若是遂載與同艤至建康羣臣交章劾之請寘于法。　帝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爾父不率吾教恣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文正卒。　帝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己丑蒙古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我處州參軍胡深擊走之復追敗之遂下浦城○丙午張士誠遣李伯昇冦我諸全之新城嚴州右丞朱文忠擊敗之

先是　帝以謝再興守諸全李夢庚總制諸全軍馬再興以夢庚處巳上忿忿不樂遂叛殺知州欒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并殺之執李夢庚奔紹興降于張士誠至是士誠集兵號二十萬遣其將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寇諸全之新城部陳延亘十餘里造廬室建倉庫爲爲必拔之計守將胡德濟堅壁拒守告急於嚴州行省右丞朱文忠且曰敵兵甚衆非大發兵不能濟文忠遣

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遥爲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遡釣臺烏石將犯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扼之分署諸將各爲備禦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指揮朱亮祖以下悉統以行次浦江下下令諸軍嚙枚走新城且檄處州守將以兵來會德濟復遣使以彼衆我寡爲言請濟師文忠曰昔謝玄以兵八千破符堅百萬衆兵在精不在衆也丁巳抵龍潭去敵不二十里有白氣覆我車上或曰此勝敵之兆也至日晡諜報寇將至夜四鼓新城知援至潛縋卒以寇中事來報約詰旦會戰文忠乃集諸將戒曰敵兵甚衆今當盡死力擊之不如令者斬黎明軍方食候卒告敵兵至文忠令老弱

守輜重悉精銳陣於營外張左右翼以待之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為左翼千戶王英葉旺佐之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為先鋒關忠郭義佐之嚴德王德為右翼夏子實陶文興佐之中軍文忠自將之既而直營右數里望見烟焰勃興疑為寇兵乃分前龍游總制夏仲毅將後軍守隘備之會處州叅軍胡深亦遣耿天璧援兵適至文忠復勒兵申約束於是我軍大奮直前擊之兩軍既交文忠躍馬衝其中堅當者迎刃而靡敵中軍梟將周遇等皆披靡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懾失色遂大潰棄兵甲走自相蹂踐我軍躪而殲之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食遣指揮朱亮祖張斌乘勝

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士誠同僉韓謙理周勝忠元帥周遇蕭壽山等六百餘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匹輜重鎧甲甚衆士誠第五子及其將李伯昇僅以數騎遁去

三月白虹貫日○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發兵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幽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至是乃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擴廓帖木兒兵由中道孛羅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爲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兵也速次良鄉不進

而誅之於衆皆以爲孛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攻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孛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顏孛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孛羅至百日始還○初擴廓帖木兒將輔太子入討孛羅遣使傳太子旨賜張禎以上尊且訪時事禎復書曰合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右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頗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

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戰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發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訓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忻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簒。千載之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爲雪。嗚呼。若豈可以不審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逐

恭民厭其次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陛下寬裕優
[illegible][illegible]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
發必起遂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
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
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
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夏四月己丑叅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
守將張子玉而還○庚寅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襄漢諸
郡
帝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路連
荊蜀乃南北之喉襟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

後憂况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皆陳氏舊卒壞地相鄰易於扇動辟之樹木安陸襄陽為枝沔陽為幹幹枝任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以攻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以往

五月熒惑犯太微垣○蒙古大都雨氂氂長尺餘或言于元主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戊申元京師大雨有魚隨雨而落長尺許人取而食之

乙亥我師克安陸遂克襄陽

先是 帝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

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詔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浸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已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粮八百餘石元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

丁酉我師克安福故陳友諒將饒鼎臣射死鼎臣忠肆劉枝兵元帥王國寶擊潰之鼎臣中弩死壬子我師克温之樂清檎方國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〇我師克崇安遂進攻建寧參軍胡深為陳友定將阮德柔所執遇害

先是參軍胡深言近克松溪獲張子玉餘衆敗奔崇安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取八閩　帝如深言命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胡深進兵擊之朱亮祖等克崇安遂進攻建寧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我師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胡深視氛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為解師已至此甯可

縱平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迫深進兵深猶不可適德柔兵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進擊之破其二門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圍不解難以持久即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遂爲所執送于友定深盛稱　帝神聖威武雄略心以諭友定友定本無殺深意會元使至脅迫之深遂遇害

六月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加李思齊平章政事邠國公〇秋七月鎮星歲星熒惑聚于角亢〇蒙古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禿堅帖木兒等皆伏誅

孛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剌等陰圖剌之至是禿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砍之中其腦老的沙趨出擁孛羅家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黨既而老的沙被執伏誅禿堅引輕兵走入思兒之地尋亦討斬之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貊高軍至城外縋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丁巳命鄧愈戍守襄陽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

丁巳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　帝諭之曰自古豪傑識幾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於商殷將亡而向摯先歸於周皆待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者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亡之機推誠歸我嘗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倘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爾歸襄陽招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俾知所以圖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又賜鄧愈書曰予命爾戍守襄陽法度既定切宜謹守已遣張德山招徠山寨若其嘗爲兵者仍俾爲兵舊爲民者宜歸之有司俾安農業軍人小校亦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

規可以取法且爾所守之地鄰於王保保若汝之恩愛
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之部曲脇從者望風來歸如
脫虎口以就慈母吾之與汝義雖君臣恩同骨肉所以
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而僨事甚易故欲汝謹法度
施恩愛勿妄殺無罪若有罪者亦宜詳審之良將以
仁義爲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
顧之憂矣辛酉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汝
往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參酌事宜修城池練
甲兵撙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衆必以鎮
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慎
勿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

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乙丑蒙古思州宣撫使田仁厚遣使來獻府州縣地

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温來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為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為宣慰使

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蒙古平章佘思志以其衆降○九月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還大都

元主遣使函孛羅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詔以伯撒里為太師右丞相擴廓帖木兒

為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

丙辰置國子學于應天府

以故集慶路學為之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

等官以許存仁為博士

冬十月戊戌下令征張士誠

戊戌　帝以張士誠屢犯疆埸欲舉兵征之下令曰王

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

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於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況

士誠恃衆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

逭今我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無妄

逃竄毋廢農業已勑大將軍約束官軍毋致侵掠違者

以軍律論罪布告中外體予至懷

辛丑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取泰州

時張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 帝欲先取通泰諸郡縣剪士誠肘翼然後專取浙西欽命達總兵取之達兵既出江口 帝遣使諭達曰近聞王保保兵入關中為李思齊張良弼逐出潼關退至汴梁復東取樂安又為俞寶所敗追過清河溺死者甚衆今王保保驅其人民已北遁矣孔興脫烈伯天保奴兵走三晉汴梁唐鄧南陽之間餘兵據守尚未寧息河南洛河水决漂蕩三千餘家天下擾擾如此當何時可定也此

遊此消息汝宜知之夫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獲張士誠將校遣來吾自處之乙巳徐達兵趨泰州沒河通州師遇張士誠兵擊敗之獲馬三十疋舡二百艘遂駐軍於海安壩上丁未徐達兵圍泰州新城擊敗士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卒四百餘人己酉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泰州常遇春又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一百二十九人時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為之備　帝即日遣使諭徐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次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

兵必衝水寨我兵既分彼將乘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虛此寇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之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俟我軍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又占候此月二十九日堅壁勿輕出若彼來攻則當迎戰及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日皆慎勿出兵至十二月十三日乃可用師己未帝復遣使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

淮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無虞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

蒙古以方國珍爲淮南左丞相○閏十月蒙古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時伯撒里累朝勳舊擴廓帖木兒後生晚進與之並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元主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代之視征總制關陝晋冀山東諸道并迤南

一應軍馬凡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擯斥官屬之宗幾與朝廷等尋遂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爲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戊辰我師克永新執周安等送建康伏誅

初周安據永新陳友諒亡安即來附命仍守永新及我師入安福討饒鼎臣安疑而復叛仍與諸山寨相結拒命平章湯和進兵攻之安出拒戰和擊敗之克其十七寨遂圍其城　帝遣使諭周安曰爾本我之武臣分守境土近因大軍征討逆賊饒鼎臣爾等心懷疑懼故至於此旅拒王師已及三月糧絶力盡欲遁則無所歸欲降則懼不受以此偷生日暮予聞之惻然于懷恐城下

之曰玉石不分使我赤子肝腦塗地咎有所歸令到之日果能革心效順棄甲來歸悉宥前愆安等仍猶豫未决至是湯和克永新執周安等送建康斬之

庚辰我師克泰州

徐達常遇春克泰州虜張士誠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凡十四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疋以所俘五千人送建康報捷復以守城事宜爲請 帝遣使諭達新舊二城自度可否以便宜處之其未下諸城宜乘勝進取癸未命以徐達所送泰州俘五千人安置潭辰二州時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鍼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

大敗而去

十一月太白辰星熒惑聚斗○張士誠遣兵冦我宜興命徐達率兵擊敗之○十二月歲星掩房○張士誠遣兵冦吉安我守將費子賢擊却之

江左陸琳之手校